

列傳

魏書

十九之廿二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魏書卷十九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順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
高祖卽位除涼州鎮都大將軍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
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城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
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史植性忠
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

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
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末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
緩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既
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
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
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
而慎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
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
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羣臣
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
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已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
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
書昔魏武剪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亮已忍親以率天下夫
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
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
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于內外特一原宥削除封爵以
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還都首從大計
諸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慰及塋贈布帛綵五百段又
以楨議定還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
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
里豫懷惻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
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
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三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
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

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
疽發背薨謚曰惠贈帛一千匹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黃門郎監護
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
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強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
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
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
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
大駕親動勢領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
沮水蕭懿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
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賊民慢莫能相服衆
而無上固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
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旣破一處四營俱
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
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
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
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
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
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
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
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
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
軍一無所犯逮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王范潔領
三千餘人伐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

騎等收拾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侯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敕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曾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太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旣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闕旒纁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

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繼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經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僞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臯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

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敕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卽嶺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岨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

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謀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陸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象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修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旣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于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二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

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旆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剪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銜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駭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以更高部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時則攻騰兩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頗得微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鬱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

榮祖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
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
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
婁悅緩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
寡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
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英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
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
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苟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
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
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金
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
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
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
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
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
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
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
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
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
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
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
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旣入武陽英促

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卽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

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郊至尊神獻纂御神鑒燭遠四海宴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叉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嚙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艸不除將爲爛漫況又敦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蔓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實等同以今日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

之靈俯聲義夫之命掃剪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
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
力剪除元凶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
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茲醜虛受榮祿哉熙兵起甫
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
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
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
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
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
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旣薨王之貴加
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倖倖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
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表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
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先復臨邛故書曰吾與
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
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王上幼年獨在殿前君
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
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
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
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艸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
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
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
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
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
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

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又斬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遽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暉死後又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刀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

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永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敕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果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是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禪蓋唯唯具臣而已余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衡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伯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卽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

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余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鄆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命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贈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道太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

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義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金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余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曄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頗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征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卒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取丘鸞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王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

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茲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懲厥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予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徵輒

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關恭授仍表啟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微旣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啟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啟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恡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康

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微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微司徒時司馬也微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微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微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微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微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微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微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

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

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旣殺余朱榮乃除顯恭使

持節都督晉建兩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

道行臺晉州刺史余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

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位至大

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

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身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幽夏三州諸

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恠削

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

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

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救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討賊劉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卽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介

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疑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

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軍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那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於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賜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褻素并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收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无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唯西蕃與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

數里譁諸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浚池平樵
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
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
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
緣此契濶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
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
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
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
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
復本封介宋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熒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
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
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
以其暴亂不悅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
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
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
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閣將軍尋爲持節兼武衛
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

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旣殺斛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驚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死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大味集矣

命曰曰南交取故要絲善不飾惡英傑謂之用育蠶桑報黜谷只

魏書卷二十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
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
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一本有若字安平王早
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

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繼累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

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逆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謚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替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早

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
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
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
爲若其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
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
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
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
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
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
朕無異焉諸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室哀慟撫尸而出有
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
勅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卽嶺皆不得學臣恒代

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從父就
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
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
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
者各得任意詔贈諸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健女也
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
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家禮遷大保高祖仁孝以諸文零落存
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
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
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懼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

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

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糾貪恠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

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

是遂廢於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

爲養息略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

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並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

仍充都督還擢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

甚狼虎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數率衆走還內侍劉騰

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

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

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

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

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

至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

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

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或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收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一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魏書卷二十一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

蓋有關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匡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誠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誠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鄉黨猶尚

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夢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克東克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於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述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之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

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
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
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
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季弟
北海王詵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瓏等
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祚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
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
荆鄆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
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
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
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
欲脩身改俗爲欲仍沿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

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
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
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
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
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
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
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音知誰
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
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
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
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

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人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飢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氲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求久州鎮兵人或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改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旣逼北行疑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勲加侍中兼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僑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祈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禧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厄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邈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

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勞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齊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邛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因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

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忤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閣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歛意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

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開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涕泣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食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祿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一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閭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收封鄴王數爲將領覲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旣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鄆

州刺史余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
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
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
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
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
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啟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
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陽葬還於江
南

曄字世茂衍封爲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
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盪
舊數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
猶存矧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
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很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
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
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
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
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
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
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
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
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救外備辦遣侍

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鄆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曠死班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徯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

弼之而憑等諫譖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關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卽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脩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

第二十二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稱贈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謚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大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中趙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設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啟論謚故起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謙子寘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寘伯謙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謚兄譙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

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諡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諡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諡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諡曰孝懿諡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諡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閣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

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諡弟諡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閣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諡弟諡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涇州刺史

廣林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

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不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郁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敕今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邵之弟豈容宴安日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謬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休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

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旣是親與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

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旣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殲最諸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賞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施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旣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

以來功勤之績不聞于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賛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旣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杲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賛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復還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

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贇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撫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敎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

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沈疴繇慨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河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頽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卽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八內面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旣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嬀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

匿薨于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薨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太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稠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

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父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誠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嘗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大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

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矜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繁簡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勉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微細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目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雖未通也又蕃使之入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憾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

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同汎上涉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冗甄深啟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懷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戶師傳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勸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戶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

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
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
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
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
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
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
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
不戮一人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章是忠秉權矯
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
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
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
雍封一千戶
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

王公以下賤

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
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
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
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
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
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
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千人供具
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
禮總攝內外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使侍盈房諸
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
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
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伎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

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啟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至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宮內科簡四口昌宋本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孝莊初余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褻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義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宜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獻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獻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
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
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
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武第二子子亮爲後
誕弟勅又勅又弟亘亘弟伏隨伏隨弟彌隨隨弟僧育僧育弟
居羅出帝初勅又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隨封武陽縣彌隨封
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
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
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

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爲散騎常
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
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
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五
等賞賜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
守後魏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
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
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河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
河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
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
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聚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
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溟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

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卽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旣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贊冲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卽已敕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慙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國政之

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制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緩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贖賄案爲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未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

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塋而不見許乃令輿輓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塋訖猶毀隧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卽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旣素附於皓又緣姪好往來稠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啟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

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遑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婦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糾詳貪嬖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嬖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糜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卽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

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人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櫛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宜融軌訓方乃肆茲貪覩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遽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邢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

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王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敕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賄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蒿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茲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齋牒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

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
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冲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
便可追復王封尅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_旋戚謚曰平王

子顯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
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
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
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千騏驎等寇亂幽華諸州乃復顯王爵
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幽東秦諸軍事兼左僕
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顯轉戰而前頻破賊眾解幽華之圍以功
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
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
顯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顯爲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顯至汲郡屬余朱榮
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顯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顯以葛榮
南侵余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顯啟其舅范遵爲
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顯令遵權停於鄴顯既懷異謀
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已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
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顯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
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顯逆順之勢顯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
左右奔於蕭衍顯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顯爲親
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顯所擒又
尅行臺楊昱於滎陽余朱世隆自虎牢走還莊帝北幸顯遂入洛
改稱建武元年顯以數千之眾轉戰輒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巳天

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余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寇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輟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位降

顥弟瑱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里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迫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閒言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謝其天保豐之

自炎魏離田間言亦自出時無難其許命盡亡不誠觀登中多無
謝姓然終其時幸昌之難益不疑以責之此或難相歸於答聖
獸將欲以王與終結曰靈靈刻及神聖不幸中天貴矣高祖器
史曰曰臨臨前于其間以於太味之日其聖聖重立劉自盡其
于其美高知中其直如如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其華如三州前軍事無難大將軍入場公而書公其神神神神
無和入其美然如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無其下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其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魏書卷二十一

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
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
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
不令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
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
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
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
見後堂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
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

言之總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未聞降
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
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未也醞情
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
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
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總詩高祖乃爲
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
舉非私也總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夢神筆賜刊得有
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總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
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總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
待汝而光人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
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

而賦詩令人示總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達汝可作之
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總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
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總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
總禍與身俱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
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總中軍大將
軍加鼓吹一部總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
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
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
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總手曰二曹才各相忌吾與汝以道德
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已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李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
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
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
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
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敕將
士肅爾軍儀總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
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總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蹠仆臣
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
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
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總爲露布總辭曰臣
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
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
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
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蚩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
祖爲家人書於總曰敎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
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在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
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敎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
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
逝不爲恨也總翌日面陳曰奉詔今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
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
垂鑒遂高祖曰汝詣往欽哉總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

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
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總引
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
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
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
及引入審便欲進治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
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
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
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
勲之禮命舍人宣旨總翼駕六師纂戎荆楚河北之勲每毗廟筭從
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羣將之最也別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途契闊每
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
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恩殊遠總悲泣對曰臣等宿
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
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勲
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病頓發汝賴
第六弟總孝均周弟感俾姬且遺食捨寐勸止必親敦譬勸膳誠
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
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存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
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勲存社稷宜有酬賞以
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總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
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

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膺尋以總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總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涇陽高祖謂總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總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總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懷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輝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志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總清規慙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蠲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及高祖崩于行宮遇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觀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

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
卽位總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總爲變停在魯陽郤外
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兄識高
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自高祖不豫總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
亂首垢面帝患人多忿因之以遷怒總每被訕言言至厲切威責
近侍勳將誅斬總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
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總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
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總有異志竊懷防懼而總推
誠盡禮卒無纖介總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
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
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旣葬世

宗固以總爲宰輔總頻曰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總悲慟每不
許之總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遣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
任乃以總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總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
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庭功表德道貴前主庸勲親親
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
總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廊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
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
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
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勲德且可如奏總頻表固讓世宗
許之世宗與總書曰恪恭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
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旣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

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總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總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聖實又詔總以本官領揚州刺史總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戌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總水陸討之景略而縛出降自總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小軍相繼二百餘里總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

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總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其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颻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效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祇勞徵總還朝總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總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總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總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總至京師世宗臨

東堂引見詔總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

附而寇豎昏迷敢鬪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
慰悲佇總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
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
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總
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
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
其事幹繫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
息以詔旨殷勤僂僂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僞矜頗有不法北海
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
勸世宗遣高祖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彊
之烈深以爲忿烈于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
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總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
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
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
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旣爲宰輔所抑
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
還洛陽敕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
據之任臣頻煩于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
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徃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
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敕炳然許遂冲退雅操不
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
責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
總因是作蠅賦以論懷惡讒構也又以總爲太師總遂固辭詔曰
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
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變和陰陽變倫民物者哉往而
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
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
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
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
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變茲玉
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且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
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總曰
格。宋。三。本。還。言。承。猶。執。冲。讓。二。格。宋。本。論。實闇寡政術多拙匡弼之寄仰屬親

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速崇清尚也便願紆降
時副傾注之心總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總第及京兆廣平
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總上表切
諫世宗不納總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
樂議定律令總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議
軌制應否之宜而總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
加侍中總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
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
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
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
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

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總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總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賊總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閑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總妃方產總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總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鑲築

總二下總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鑲築總總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總如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總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膺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

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衝威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
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
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與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
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
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或傳前廢帝時去其
神王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
上表曰僞豎遊魂闕覲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
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禪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
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

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
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墳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
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效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
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
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
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
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
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
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

扶病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爲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介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卽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

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平楚卒

黃星主

黃星卦中時

順大常少卿

順大常少卿

順大常少卿

順大常少卿

順大常少卿

順大常少卿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終

魏書卷二十二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
文穆王懷表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曄汝南文
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恔未封早夭

廢太子恂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
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

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寇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遵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

領軍元儼勸門防遏夜得寧靜明尚書陸琇馳啟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躋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乘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籠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

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且出省經傳食後還內哺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廬陽王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昂世宗初爲護軍

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揚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父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晏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顯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旣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

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
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王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
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
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
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
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
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
於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
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
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
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
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
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
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
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
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
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
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
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
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
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

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
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
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
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
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
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
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
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
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
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
每抑黜之爲义所疾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义旨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

乃鳩集舊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
义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詔
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
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勞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關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
微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閭氏卽東
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
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輿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
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
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
杖伏牀薨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

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
位及清河王懌爲元父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父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
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
威撻殆至不濟開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開悅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
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茲偷畏之而慙息及余
朱榮舉兵向洛旣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
立爲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觀侵逼
及齊獻武王旣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旣至
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